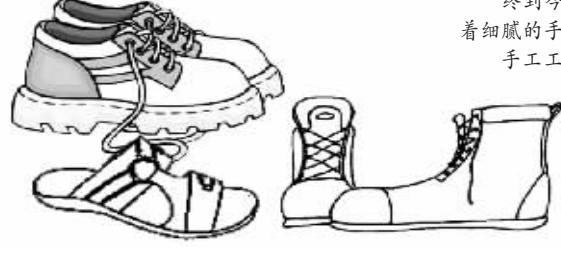


手 工 潮 流



从敲击第一块石片开始,人类文明正是通过人手的劳作步步向前。自有了第一声机器的轰鸣,一双巧手被不懂疲倦、速度惊人的机器所取代,地球上开始回响失落的叹息。

18世纪中叶,英国开始工业革命,大幅度提高了社会生产力,丰富了人们的物质生活,也改变了人们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时代车轮向前,机器生产全面取代手工劳动,大街上,千篇一律的产品比比皆是,独具个性的传统手工艺逐渐失传。

终到今天,我们重新开始回想巧手的可爱,想念着细腻的手工制品中的真心诚意。

手工工艺潜隐于物件上的温情与灵魂,难以在流

水线复制的商品上嗅到,触摸到。也因为物以稀为贵的硬道理,如今“hand-made”(手工制作)再一次成为矜贵的代名词,从意大利到纽约,在国际顶尖的生活时尚领域,“手工”卷土重来成了一种生活潮流。

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中国传统手工艺也正期待着成为“创造”的强有力心脏起搏器。从NE-TIGER 创始人张志峰在高级华丽服中运用手工苏绣,到蒋琼耳用全手工制作打造出的“上下”品牌,手工业在我国开始了艰难的复兴,这并非仅仅是个别品牌的商业探索,更是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对手工美生活集体缅怀。

本刊将推出手工潮流系列,展示那些在机器工业时代逆风而行的中国手工业者的坚守与突破,请一起温暖期待。



——编者



余师傅正在用摸具量样。

“学做鞋不像上学,通过考试就算完成了学业,制鞋者一辈子都在摸索、改进”

手工制鞋者:脚板上的艺术家

■实习生张子鑫 本报记者于宛尼

60道工序,定制难在静下心一针一线

8月10日~29日期间,记者走访北京、上海多家手工制鞋铺发现,在时尚界,手工制鞋如今是高端大气的代表,手工定制皮鞋价格高,师傅们赚钱不少,但由于工艺相当复杂、辛苦,目前手工定制这门手艺正面临着后继乏人的困扰。

如今的皮鞋市场,基本都是机械化流水作业,在“量产”与“规模化”的当下,很难再有手工激情地创造。余师傅在

量脚样、修楦、设计帮样、画帮料……一双皮鞋制作过程有60多道工序,余师傅说,如果准备工作充分,制鞋速度最快需要两个星期。如果需要完全重新设计制作,可能需

要一个月的时间。余师傅将每一双皮鞋都看做艺术品,他说,“人家相信我才找我做鞋子,我就得给人家做好,所以我每一针都扎得很结实。”

“我们店里定制鞋店鞋架上的鞋没有一双是出售的,只作为可定制款式的样品陈列。女鞋样式不多,因为女鞋的款式翻新较快较多,因此店里一般不会预先做出鞋款供顾客挑选,顾客可以自带杂志或鞋款量脚定制,店内提供与原款相近或类似的皮质制作。”余师傅告诉记者,定制一双鞋的价格从

200多元到上千元不等,主要差异在于皮料的选择和师傅的手工费时费力程度。

记者在北京昌平区霍营的张师傅手工定制皮鞋店中看到,采用进口皮料的一般女鞋定制价格在400元左右,这也是顾客选择最多的一个档次,同档次男鞋价格略贵,在500元以上。一般定制的周期是10天左右,每到换季的日子,手工定制皮鞋的生意格外红火。张师傅透露,“客人各种人土都有,有白领,也有脚患有疾病的,比如天生一脚大、一脚小的。”

“上门量脚”,青年创业定制高端路线

在上海淮海路的一家酒店中,记者遇到了为客人提供上门量脚服务的陈军。28岁的陈军是这个行当中少有的年轻人,“我是半路出家做鞋子的。”

7年前,陈军在上海街边修鞋子,遇到了自己的师父。

“师父以前在上海皮鞋厂负责打样,后来出来开修鞋摊。”陈军在与修鞋师父聊天中发现商机,“师父修鞋一个月就能赚1万余元,他有制作皮鞋的手艺,只因为没人帮他张罗所以只能‘委身’给人修鞋。”

陈军辞去工作与师父合作开了一家定制概念的网店,将一些时尚、个性的鞋子设计放到店里,顾客提供自己的尺寸,师父负责打样制鞋。“网上定制鞋的客户主要是时尚个性一族,他们不太愿意穿和别人一样的鞋子,有些人希望用自己设计的鞋款拿来做。”陈军又将生意从网络扩充至实体店,他也从鉴别皮质,基础的制鞋流程学起,逐步可以量脚,学习制鞋。

“上了年纪的顾客,他们的脚容易累,鞋子的皮质要选软一些的;特殊场合穿着的鞋

子,定制选料要与客人的服饰、身份相结合,”陈军如数家珍。陈军还将国外的“上门量脚”服务吸收转化,“从预约量脚到设计师设计,针对每一位客人,都是一个制作团队在其进行‘点对点’的服务。”

“一般都是些有钱却没时间逛商场的人买,他们追求个性和身份。我们提供上门服务,工作人员带上皮料、样品,由顾客挑选,量好顾客脚的尺寸后回去生产,不满意可以修改。这样的高端定制,每双鞋子价格从1000元~数万元不等。”

传统老手艺,后继无人面临失传窘境

虽然手工定制皮鞋的生意红火,但像陈军这样的年轻人鲜有从事这个行当的。“我辞职时,同事听说我要学做鞋子,很多人都惊讶,也有嗤之以鼻的。”陈军说。

“做皮鞋,很多年轻人认为就是修鞋的,瞧不起我们。有些人干了几年,吃不了苦,就离开了。”余师傅说,“学做鞋不是上学,通过考试就算是完成学业,制鞋者一辈子都在摸索、改

进”。余师傅曾经带过学徒,刚接触时,年轻人的劲头很足,但学了还没一个月,屁股就坐不住了,最后也是白白浪费时间,没学出来。

何凯英挑选年轻人到内联升学做鞋有着自己的一套标准。“很多姑娘做不了这行,因为做手工鞋是项很费体力的工作,但光有蛮力做不了鞋,还要看悟性、耐心和人品。”何凯英说,内联升制鞋技艺一直采用师

徒传的形式继承,经过两年考察,他才从10多名候选人中挑出了3位。

在北京西四大街连升阁制鞋的李大姐说,旺季时,一天画几十个脚样,一个月做上百双皮鞋,午饭都没时间吃,“真希望有多一些年轻人来接班,我的眼睛都花了,干不了几年了,可惜这手艺没人传承呀。”

(本版美术 李法明 绘 本版照片 张子鑫 摄)



连升阁制鞋店内,李大姐将模具按照日期排好,她已经记不清这里有多少只鞋样了。缝纫机是她的“第一战场”,每做一双鞋,李大姐都要在这个机器前坐上一天又一天,手握的转轴都被磨得没了光泽。

吉林在制度上统一城乡基本养老保险 进城农民可参保城职保

本报讯 (记者彭冰)8月起,吉林省境内进城务工、进城居住农民,也能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这是记者从吉林省政府近日召开的相关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的。

据了解,月初,吉林省正式下发《关于进城落户农民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有关问题的通知》。按此《通知》,在吉林省境内满16周岁,且未达到享受养老保险待遇年

时,参照灵活就业人员缴费办法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符合领取待遇条件的,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

按照新政,上述群体中年龄较大,到法定退休年龄,缴费无法达到15年的人员,还可由本人申请,一次性缴纳不足15年部分的基本养老保险费。

记者获悉,吉林省近期还制定出台了《关于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实施意见》和《吉林省城乡养老保险制度衔接办法》,计划在“十二五”末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并与“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相衔接。

陈军辞去工作与师父合作开了一家定制概念的网店,将一些时尚、个性的鞋子设计放到店里,顾客提供自己的尺寸,师父负责打样制鞋。“网上定制鞋的客户主要是时尚个性一族,他们不太愿意穿和别人一样的鞋子,有些人希望用自己设计的鞋款拿来做。”陈军如数家珍。陈军还将国外的“上门量脚”服务吸收转化,“从预约量脚到设计师设计,针对每一位客人,都是一个制作团队在其进行‘点对点’的服务。”

“一般都是些有钱却没时间逛商场的人买,他们追求个性和身份。我们提供上门服务,工作人员带上皮料、样品,由顾客挑选,量好顾客脚的尺寸后回去生产,不满意可以修改。这样的高端定制,每双鞋子价格从1000元~数万元不等。”

户外50℃的地面温度,可以让一个鸡蛋很快变熟。而如果将这个烫鸡蛋拿进26℃的恒温空

调房,14岁的胡枫毅可以像平常一样吃下他的口腔不会对高温刺激产生任何痛觉。

这不是特异功能,而是一种罕见病。

百万分之一的差异化生存

家住杭州市萧山区的胡枫毅患的是先天性无痛无汗症。根据相关统计,从1983年至今,国内学术期刊报告了约50个类似病例。

一些专家表示,目前尚无先天性无痛无汗症的治疗手段,只能靠日常护理。

胡枫毅一度被认为活不过8岁,而今已是1米六五的14岁少年。笔者在他家中看到,这个男孩的手、臂、腿、脚上满是疤痕。胡志仁、高丽娟夫妇每天至少要花近两个小时为他清理伤口,以免他无意识地抠烂,造成感染。

2010年以来,胡枫毅因多次腿骨骨折导致难以直立行走。一直宅居的胡枫毅见到生

人后,快速从电视机前挪到床头,膝盖磕得地板“砰砰”作响,床的四角被床单包裹着,床单上布满了暗红色的血迹。但他的话少且模糊,以至于只有父母能听懂,并向我们转述。

努力自救感动社会

对于先天性无痛无汗症患者而言,没有汗,就无法通过排汗进行降温,因而容易发热;没有痛觉,就容易伤到自己,造成自残。此外,他们还易骨折,伤口感染,智力受损等。国内目前极少发现此病的成年病例。给胡枫毅看病的专家常说,他是“生命的奇迹”。但奇迹的背景是夫妇俩14年的含辛茹苦。

胡枫毅出生后,母亲高丽娟辞职在家照料。每到夏天,夫妇俩尤为发愁,为了帮儿子降温,夫妇俩想尽了办法。胡志仁说:“白天的时候就带着枫毅去超市吹空调,或者在家洗冷水澡,晚上的时候就骑着摩托车带他去兜风。”

2008年家里装了空调后,这一情况得到好转,但夫妇俩的担子并未减轻。胡枫毅每天要喝大量的水来降温,体内的水分全靠尿液

排出。“一到晚上根本没法睡。”高丽娟说。此外,高丽娟还要花大量时间对房间、衣物进行清洗、消毒,防止胡枫毅的伤口感染。

儿子8岁以后,随着感染和并发症增多,夫妇俩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进行照顾。胡志仁专门把白天空出来,上夜班,回到家常是凌晨1点,还要接着收拾家务。然而,胡志仁一个月3000左右的收入只够儿子看病。

为了补贴家用,高丽娟找了一份做车险的兼职。她的客户大多是曾经采访过她,帮助过她的人或者由他们介绍的同事、朋友。

2011年,萧山区供电公司得知情况后,给高丽娟一家送来了一台5千瓦的发电机,并将其所在的供电线路列入重点保护供电线路。上个月,萧山区供电公司同公益机构、媒体一道为胡枫毅设水众筹募捐。

高丽娟说,14年来,一家人得到来自企业、媒体和好心人的帮助,让他们有勇气面对生活的重压。她的内心充满感激,但也期待来自政策层面的保障。

对于先天性无痛无汗症患者而言,没有汗,就无法通过排汗进行降温,因而容易发热;没有痛觉,就容易伤到自己,造成自残。此外,他们还易骨折,伤口感染,智力受损等。国内目前极少发现此病的成年病例。给胡枫毅看病的专家常说,他是“生命的奇迹”。但奇迹的背景是夫妇俩14年的含辛茹苦。

胡枫毅一度被认为活不过8岁,而今已是1米六五的14岁少年。笔者在他家中看到,这个男孩的手、臂、腿、脚上满是疤痕。胡志仁、高丽娟夫妇每天至少要花近两个小时为他清理伤口,以免他无意识地抠烂,造成感染。

2008年家里装了空调后,这一情况得到好转,但夫妇俩的担子并未减轻。胡枫毅每天要喝大量的水来降温,体内的水分全靠尿液

排出。“一到晚上根本没法睡。”高丽娟说。此外,高丽娟还要花大量时间对房间、衣物进行清洗、消毒,防止胡枫毅的伤口感染。

儿子8岁以后,随着感染和并发症增多,夫妇俩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进行照顾。胡志仁专门把白天空出来,上夜班,回到家常是凌晨1点,还要接着收拾家务。然而,胡志仁一个月3000左右的收入只够儿子看病。

为了补贴家用,高丽娟找了一份做车险的兼职。她的客户大多是曾经采访过她,帮助过她的人或者由他们介绍的同事、朋友。

2011年,萧山区供电公司得知情况后,给高丽娟一家送来了一台5千瓦的发电机,并将其所在的供电线路列入重点保护供电线路。上个月,萧山区供电公司同公益机构、媒体一道为胡枫毅设水众筹募捐。

高丽娟说,14年来,一家人得到来自企业、媒体和好心人的帮助,让他们有勇气面对生活的重压。她的内心充满感激,但也期待来自政策层面的保障。

湖北省是国家重要的老工业基地,现有

胡枫毅一度被认为活不过8岁,而今已是1米六五的14岁少年。笔者在他家中看到,这个男孩的手、臂、腿、脚上满是疤痕。胡志仁、高丽娟夫妇每天至少要花近两个小时为他清理伤口,以免他无意识地抠烂,造成感染。

2010年以来,胡枫毅因多次腿骨骨折导致难以直立行走。一直宅居的胡枫毅见到生

胡枫毅一度被认为活不过8岁,而今已是1米六五的14岁少年。笔者在他家中看到,这个男孩的手、臂、腿、脚上满是疤痕。胡志仁、高丽娟夫妇每天至少要花近两个小时为他清理伤口,以免他无意识地抠烂,造成感染。

2010年以来,胡枫毅因多次腿骨骨折导致